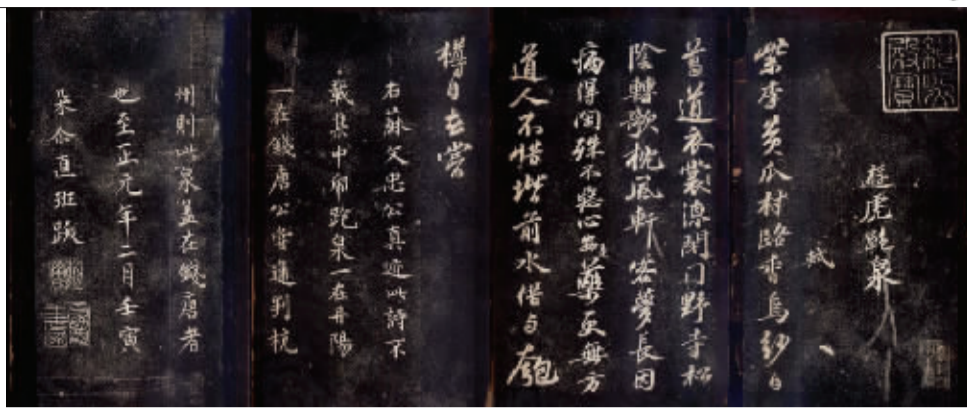


也说赝品、摹本之异同

日前,在《人民政协报》上刊登了蒋占刚撰写的《赝品书画并非全是“劣品”:“摹本”也可流传至今》(以下简称“蒋文”),不禁使人感到一丝愕然。笔者认为,“蒋文”引经据典的叙述,看似在理,其中不乏概念混淆之嫌。



《兰亭诗》本、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本、清高宗弘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本等,虽“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不言而喻”,然上述之摹本、仿本皆系因欣赏、学习为需要的名正言顺的“公然”行为,了无牟利之用心。其与暗地里模仿、造假,继而以隐瞒真相并采取欺骗的手段以假乱真冒充渔利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几乎都明白这样一个概念,摹本书画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摹本之作至今有证可考的始自晋代,盛于宋代,并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囿于古代没有照相印刷术,摹本是传播名家艺术的唯一手段。可以这样说,在古代,抑或正因为有了“官方”和书画界认可的摹本的广泛传播,中国的书画艺术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此,造假成为中国传统书画文化中一个“割舍”不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其名曰:此乃夯实未来成功之

基础,亦谓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就是“蒋文”所说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书画的赝品,是书画家创作出来的。如果书画家没有很深的造诣及功底,很多赝品也不可能乱真。”

问题是,摹本不存在隐瞒真相的性质,就像今日的水印本和印刷本。而赝品则不然,它的属性是以隐瞒真相并采取欺骗的手段以假乱真冒充渔利的。复制摹本,是传播、延续、发展书画的必要;而制售赝品,则是涉及著作权、名誉权、署名权的侵权以及糟践古代名迹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仿品与劣品之虑

“蒋文”将古代的一些“无款、无印章、无题跋的作品……被卖画者落上伪款,盖上伪印,就成了假画,其中有些还是神品,国宝级的”也纳入“并非全是‘劣品’”的赝品范畴,显然又是一个被混淆的概念。古代书画尤其是宋院体画,虽然多有无款之作,究其本质只是原作者没有署款钤印而已。尽管被后世伪者补上其他名家的名款、钤印甚至题跋,但它的本质还是佚名的原作者真迹,其与伪者托名仿造的名家作品不是一个本质属性。

此外,“蒋文”将明代某书法家托名仿造的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满江红》与清末民初的扬州造等通通纳入“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一些书画名家的作品相继失传,于是就出现了以仿品来替代真迹的方法,来填补书画史上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也是有悖实际情况的。众所周知,诸如扬州造、河南造、苏州造、广东造的赝品,其真正的目的不是因“由于年代久

远或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一些书画名家的作品相继失传,于是就出现了以仿品来替代真迹的方法,来填补书画史上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而是纯以隐瞒真相并采取欺骗的手段以假乱真冒充渔利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技艺极为低劣的赝品。其与明代某书法家托名仿造的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满江红》不是一个概念。

张大千“作伪”的作品,之所以“备受推崇追捧”并被世界上许多博物馆典藏,这是基于张大千本身就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且造诣殊深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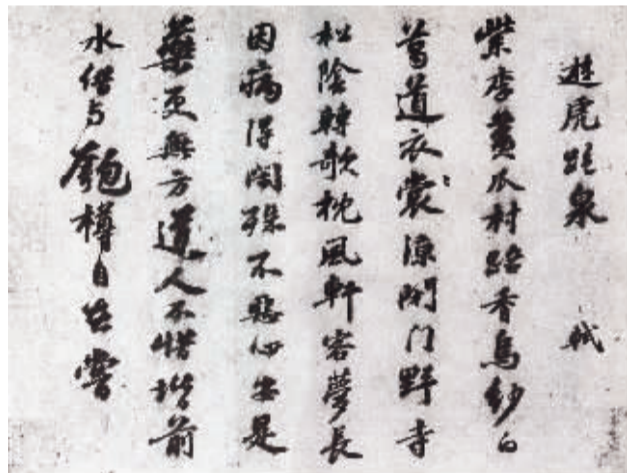
代国画大师,其身份属性与扬州造、河南造、苏州造、广东造的伪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赝品书画虽说并非件件都是“劣质产品”,但其价值以及在书画行业中的影响力远远不能与真迹相提并论。“蒋文”所谓赝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书画专业人员的认同和证实”,笔者不明白其“认同”是指什么?“证实”又是指什么?正所谓唯有真方可鉴伪是也。之所以要与赝品打交道,目的是要洞悉和明辨不同伪者伪造不同名家作品的伎俩,以期尽可能做到去伪存真。

小述

摹本与赝品之争

据笔者多年的书画考证,虽然认可赝品书画并非件件都是劣品的现象,但劣品居多却是事实。但是,赝品与摹本不是一个概念,尽管摹本也不是真迹。从李世民的命摹王羲之《兰亭序》到沈士充的陈继儒之请仿董其昌山水画,再到“蒋文”中所提到的清内府勾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



真假鉴定

书画“全面复合型”造假法之“借题跋”成品辨识

黄鼎

几年前的河南“石鲁假画案”在国内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震惊画坛。我们细数撒下弥天大谎的经典骗人招数:先造假画,然后找鉴定专家题跋,接着开所谓的“学术研讨会”,办画展,招摇过市。应该说,在这几个环节中,正是有某个权威专家的鉴定,才使得很多假画变伪成真,这就是“全面复合型”作伪中“借题跋”造假的巨大杀伤力,较之前提到的同类性质作伪的与“材质辅助”、“印刷成品”作配套的成品更具有欺骗性,相当于书画作伪的“连环计”,因此极大可能坑害到那些初入门的书画收藏爱好者。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种“全面复合型”造假的“借题跋”成品。从造假原理上看,“复合型”成品是单一取多元的作伪,这样的成品相对就较逼真,骗人指数高。那么加上名家题跋则是一纸对真迹的证明,它对普通人带来的心里感应最直接。

人拍于南方某拍卖行款署“潘天寿”的图1指墨画疑似成品,是我们以往列举过的成品,此处再说是因其极具“全面复合型”造假的说服力。首先是指墨画与毛笔画不一样,前者的笔墨相对平实,线条块面厚度有限,它的某些笔墨征象原本就与印刷品有相近之处,故凡将小尺幅指墨画付诸于“全部印刷”作伪,通常都能达到“乱真”效果。其次是图1画作尺幅不大,章法很简捷,题款也仅有“寿指墨”三个字,以高仿真印刷术来造假(或称复制)它就显得很“对路”。我们即使将其与母本图2作近距离比照,似乎伪本的笔墨气息也不算疲弱,漏洞并不多。再次,抑或是此画伪造得较好,某鉴定家便轻易认定其为真迹,并为之题写“潘天寿大师指墨”的诗堂。上述三点足以说明,面对与“借题跋”相关的“全面复合型”成品,如果鉴藏者对当局名家的作品及其出处没有概念的话,那就很难察觉它的不真实属性。据知情人说,当年那位题跋者事后

了解真相后不承认题跋系真笔,并声称凡有题跋的书画更应小心,那都是后话。

从以上案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书画的专项造假手法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复杂,仔细分析却潜藏着“杀机”。像图1采用的是“全部印刷”作伪手法,它原本就与“绝对克隆”是融合的概念。造假人选用的那件潘天寿指墨画母本非常适合这种伪,通过高科技的印刷手法再现出母本的笔墨气质,成品真是非同一般。所以,凡操作较到位的“全部印刷”成品,最容易让那些年迈的眼力不济的鉴定名家看“真”而作题跋,现实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几乎多到不胜枚举的程度。

辨识“全面复合型”造假法之“借题跋”成品,其核心问题就是书画鉴藏的认识观要合理——不能盲目轻信任何鉴定名家的题跋。许多名家的题跋表面像保护伞,其实是炸弹。正确的做法是应将待鉴定成品和题跋作区别对待,做到先细察成品,后衡量题跋。



图1



图2

中国金币收藏与投资漫谈

上海世博金精彩上市



10月,上海世博金本色、彩色系列第二组精彩上市。据经销方中国金币上海银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年底世博金第一组上柜后立刻受到了大众的热烈追捧,销售势头旺盛,很多消费者购买后均预约购买其后两组。第二组尚未上柜便咨询不断,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热门的建国系列产品。

世博金本色金条采用浇铸工艺,成色9999纯金,共分50克、100克、500克和1000克四种规格,每种

规格产品连续发行3组。主图案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和中国传统神话的神鸟凤凰纹样。上海世博会会徽以中国汉字“世”字书法创意为形,“世”字形寓意3人合臂相拥,状似美满幸福、相携同乐的家庭,也可抽象为“你、我、他”广义的人类对美好和谐生活的追求,表达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理念。金条的中心图案为展翅的凤凰,凤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说中最重要、最吉祥神奇之物,选择凤凰作为世博金的图样,是想通过“有凤来仪”的寓意,预示上海世博会将是一届充满和谐、祥瑞的盛会。继第一组“凤头”之后,本次发行的是第二组“凤身”。

相较本色金条的大气庄重,世博金彩色金条图案设计上显得更加活泼、明快。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地球与花朵、城市场景、中国馆等一系列世博元素被搬上了金条,既

充分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又体现了世博会以人为本、历史悠久、汇聚交流等众多意象。彩金规格分20克、50克、100克、200克和500克五种规格,成色9999纯金,限量连续发行3组。本次发行的彩金第二组主题为“中国馆”,同时金条背面由人和地球共同组成,表达了人在城市里的和谐生活,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黄金作为硬通货,其避险功能在百姓心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金价的节节攀升,以黄金为载体、上海世博局授权限量发行、国家印钞造币总公司精工制作的世博金表现更是强劲。很多消费者欣喜的表示,作为世博会160年历史进程中首套纪念性金条,无论是收藏、馈赠还是投资,世博金都是一个理智的选择,购买世博金不仅满足了收藏世博的愿望,更保证了收藏的品味与价值。